

80后王牌飞行员夺得“金头盔”

军事看点

胡晓宇

“金头盔”，流光溢彩。与真实的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一比一比例，只因原本的洁白镀上了光芒四射的金色，故冠名“金头盔”。

为检验新战机的战斗力水平，去年底，空军首次组织三代战机同型机空战比武，全空军新战机部队均参加。从层层比武中拼杀出来的100余名尖子飞行员决战蓝天，争夺象征中国空军新战机飞行员职业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大战之后，有10人被空军评为对抗空战优秀飞行员，荣获空军首次颁发的“金头盔”奖。成都军区空军（以下简称成空）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长、一级飞行员、空军少校蒋佳翼是其中之一。1981年6月出生的他是10位夺得“金头盔”的新战机飞行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蒋佳翼—JJJ—歼击机

1999年6月，18岁的蒋佳翼从成都市第五中学参加招飞时，第二次高考模拟考试成绩位列年级前8的他正在考虑，报考西南交通大学呢还是报考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呢？学什么专业好呢？

听说空军和民航同时在招飞，“视力特别好”的他好奇地“去试试”，没想到两边都通过了，还在四川省100余名通过招飞的应届高中生中，获得心理素质测评最高分。民航率先把他纳入了招收名单。

随后的一天，当物理老师的母亲和他一起填高考志愿，在用智能拼音输入法打他的名字时，偶然发现“蒋佳翼”和“歼击机”的拼写竟完全一致：蒋佳翼—JJJ—歼击机。

“儿子，报空军！”儿子降生18年后才发现的“惊天契合”，让母亲坚信高大帅气的独生子“就是为当空军歼击机飞行员而生的”。“我也想开战斗机。”1999年8月，开朗阳光的蒋佳翼满怀向往，踌躇满志地步入空军某飞行学院。

然而，刚进预科时，蒋佳翼的1500米体能考试距优秀标准相差两分钟。为攻克这个难关，好强的他每次训练都认真对待，不以任何理由偷懒。日积月累，他从队伍的后面慢慢超前，开始领跑了。毕业考核时，他这项成绩比优秀标准还少了30秒。

枯燥深奥的航空理论首先就需要背记，而这又是他的弱项。攻克弱项的唯一方法就是“付出更多”。别人休息时他还在背，反复强化，多琢磨，深研究，“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脑子里过电影”，白天学了什么，第二天准备做什么“都过一遍”。

飞天路艰苦崎岖，随时面临淘汰。但爱琢磨的蒋佳翼却在同批战友中，所有科目，改装所有科目均第一个放单飞。表面上看他似乎没费多大劲，其实，他的诀窍就是多琢磨，不懂就问。开始新科目前，他没弄明白就不停地想、不停地问，“直到飞得清楚才放过去”。这个习惯他一直延续至今。

“因为爱它，就想让它成为你的。”飞行，对“充满霸气”的蒋佳翼来说，就像恋爱，充满了激情。

凭着这份“爱的激情和善琢磨的好习惯”，蒋佳翼在同批学员中脱颖而出。他告诉笔者这样一件趣事：在航校有



金头盔

个姓曲的飞行技术检查主任，对学员要求极其严格，很多学员在他手下惨遭淘汰，人送外号“曲一刀”。蒋佳翼放单飞的第二个起落恰恰安排跟“曲一刀”飞，“从来不怕跟领导和教员飞”的他，按照精心准备飞下来，“曲一刀”竟情不自禁地大声夸奖：“飞行天才！好！没问题！”

“我是在表扬中成长到现在的。”蒋佳翼自信地笑了，“其实，就是问得多，想得多，让自己少走了很多弯路。”

放弃轻松，改飞新型战机

2004年7月，他顶住教员“留在飞行学院当教员”的劝说，分到成空航空兵某团，圆了母亲和自己的“歼击机”梦，还在同批战友中第一个成长为能飞长机的飞行员，并当了中队长。那时他“感觉不错”。

然而，在一次执行空中对抗任务时，他驾驶的二代战机刚进入待战空域，就被三代战机锁定，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

那一刻，“当新型战机飞行员”的梦想就始终纠缠着蒋佳翼。

2006年底，25岁的他放弃提升飞行副大队长的机遇，从新飞行员做起，参加新型机改装。蒋佳翼坦言，严格按数据飞行是很累的事，但他每次飞行都尽最大努力，明确每个科目的意义，珍惜每个飞行架次，飞行中的每个环节都精心准备，飞行中的每个动作“都不含糊”，飞行结束后，对每个飞参数据、每个视频都细细研究，“使自己飞一次进一步”。

“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在坚持”，这是蒋佳翼座右铭。“每一个量变都积累着，才有以后的质变。”他说。2009年9月，在同批战友中，他第一个完成新型战机改装任务，并作为唯一刚改装新型战机的飞行员，全程参加空军体系对抗（指空军多兵种联合对抗——作者注），“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体系对抗，什么是战术战法”。

2010年隆冬，蒋佳翼所在团首次新型战机某型中距弹实弹靶。蒋佳翼被确定为头号“空中杀手”；担负首枚单机发射任务，同时为打第二枚的教练员做备份。如教练员未打中，紧急升空再次射击。

“靶机在空中只能飞15分钟。我很清楚这紧急意味着什么。”打靶前，他精心研究导弹性能和武器使用细节，反复演练操作动作，把距离精确到公里，把时间具体到秒。

那天，碧空如洗。蒋佳翼驾战鹰闪电般刺向湛蓝的天际，按预先准备，迅速锁定目标，按动发射按钮，导弹喷着火舌逼近，靶机瞬间凌空开花。



蒋佳翼

“××号机武器系统故障，备份机紧急升空！”凯旋的他，正仰望碧空欣赏教练机射出第二枚导弹呢，耳机里却传来塔台指挥员让他马上再次升空的命令。

此时，靶机在空中逗留时间已不足10分钟。刻不容缓！他冲上战机，一飞冲天，驾战机跃升到6000米高空，搜寻，截获，发射。靶机在空中再次开花。

就是这一手，成为他和空军众多顶尖空战能手争夺“金头盔”时的“必杀技”。

巅峰对决，只想战胜

去年，争夺“金头盔”的空战比武首先在各新战机基层部队展开。蒋佳翼所在团根据执行重大任务时的战绩，粗选出16名比武骨干，蒋佳翼入选。随后是循序渐进地展开针对性训练，互为对手进行空战比武，最后选出8人参加全空军的比武。蒋佳翼成为八分之一。

“那段时间天天打，打了多少场，已经记不清了。最终确定的8名选手不是选出来的，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他回忆说。

2011年底，经过层层角逐产生的全空军百余名精英飞行员齐聚演兵场，展开“金头盔”争夺战。

此次比武规则严密。对抗，在同型机间展开；战场，按机型分布在齐鲁大地、塞外、江南3个机场；对手，临战前抽签确定，抽到谁是谁；比武，分淘汰赛和循环赛，抽签决定对手后，先打淘汰赛，胜出才能参加循环赛。

打循环赛，要和所有队交手，每名选手既要进行一对一对抗，又要进行双机对抗。每次对抗，互换攻击位置各交战两次，也就说共要打4次；分数，首发命中、双方同时击中、一方击中三种情况的得分都有明确规定；分数，累加每仗总得分；评委，包含军械、火控等各专业的专家，用飞行实时传输系统回放态势，力求客观、专业。

“淘汰赛是残酷的。一仗定输赢。一轮下去就淘汰一半。”为夺得“金头盔”争夺战的“入场券”，各单位都把最强的

选手用在第一轮。蒋佳翼的“强项”是一一对抗，所以被用在淘汰赛的此项比武中。

蒋佳翼所在的成空代表队在淘汰赛中胜出，接下来是循环赛。

“循环赛是艰苦的，要一仗一仗打，还要战友协同作战。”按规则，蒋佳翼淘汰赛已打了一场一对一，循环赛必须进行一场一对一、一场双机对抗。双机对抗前，他和副团长刘伟排兵布阵，出击时机一秒一秒推演，一节一节协同。

此次对抗比武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突破：首次取消高度差，即“取消高度差的自由空战”。通俗地说，就是在天上随便打，只要战机与战机之间的间距大于300米。

“就是真打仗！意味着风险更大，争夺比以往更激烈。”蒋佳翼解释说，空中情况瞬息万变，飞无踪影，打无定式，恰恰是这听似简单的“自由”，是对飞行员最苛刻的“试金石”，“比的不仅是技术、战术，更多的是勇气、智慧和心理素质。”一位“金头盔”争夺战的组织者说，能站在这次空战比武擂台上的精英飞行员，“都是身经百战拼出来，杀出来，练出来的”，因而，这“是一次巅峰对决”。

“拿出应有技术，体会空战快乐！”一向好胜乐观的蒋佳翼临战心态平和。之前，他进行了细致的战前构想：认真研究对抗空域特点和对手战机性能、干扰手段。从起飞、进入待战空域到躲避敌导弹、雷达，再到发现目标、干扰、摆脱、追踪、攻击等环节，多种作战预想“都在脑海里装着”。

打得最苦的循环赛一对一对抗开始了。对手，是飞行时间、阅历都优于他的精英飞行员。对抗中，对手首先发现蒋佳翼。对手见自己有2000多米的高度差优势，向下急转想“咬尾”攻击。那一瞬，蒋佳翼一个急斜升机动，迅速占据高度优势，并根据速度判断，斜滚急转机头截获对手。激战中，大速度急转抢先，过载超过7G，接近了战斗机的性能极限。“那相当于7倍于自己体重的重量压在身上，下手手臂都是酸的！”他紧锁着

眉头说，“高度紧张，特别专注，只想战胜！谁都想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锁定、第一时间开火。”

这是自由空战的魅力，也是“空中杀手”们生理和心理面临的极限挑战。从淘汰赛到循环赛，蒋佳翼打了3场。两场一对一，一场双机对抗。每个人每场的分数是不公布的，但蒋佳翼表现极其精彩的一场被“透露”：总分48，他得了42分。

“‘金头盔’是荣耀，是肯定，绝不是骄傲的资本。毕竟没有经历实战检验。”蒋佳翼率真一笑：“我还不到31岁。这才哪儿到哪儿呢？”

飞1小时，研究3小时

“贴近实战，真打实训，越来越感到自己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这次对抗下来，蒋佳翼和战友们都有一个深刻的感触：比武定格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血性、勇气和技艺，展示的却是空军训练模式转变使部队训练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高标准、大强度、实战化针对性训练给战斗力带来的提升”。

“这次比武全空军才评出10个‘金头盔’，成空就夺得5个，就得益于这种实战对抗。”成空一位领导感叹说，“左宗棠有句名言：‘素练之卒，不足久战之兵。’说的就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其战斗力不如今经沙场的队伍”。

成空部队自2006年初春，便把对抗训练贯穿于实战化训练全过程，每年“空战”时间占训练总时间的80%以上。同型机间、异型机间，强强对抗的硝烟从未散尽，“升空就有对抗，训练就是打仗”的理念，已融入官兵血脉。“每个飞行员都想着战胜对手，谁都不想成为靶子”。

“每次训练都是真打仗。每场对抗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金头盔’争夺战。”蒋佳翼从2006年底改装新型战机起，亲历了成空对抗训练常态化的全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熟”。

2011年初夏，蒋佳翼参加空军体系对抗演练，两个编队参演，他担任其中一个编队的长机飞行任务。驾机起飞后，他立即保持无线电静默，以50米至150米的高度，贴着沙丘超低空飞行，迅速突入“敌”重兵防守的核心地带，成功突袭“敌”地面目标。远航途中，还摸到“敌”地空导弹部队的前沿阵地。那次，他突防成功1个架次，突击成功两个架次，夺得师“对地突击能手”。

“我们的战法都是经过实战得来的。飞1小时，用3小时研究。每次对抗结束，才是训练的开始。”他说，这种研究，涵盖战法、弱项和改进方法，“一切都是为了练招式”。“未来空战是没有套路的。现在知道每个招式的意义，战时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把“金头盔”收藏进书柜，蒋佳翼又进入飞行、琢磨和“过电影”状态。“获得‘金头盔’是我一辈子的荣誉，但它已是过去的事了。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他说。

(本文图片朱晓磊摄)

《军人保险法》：让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

何祖德 石东伟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的固有属性决定了它在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同时，自己也会面临诸多危险。美、英、法、俄等国为了调动军人完成任务的积极性，鼓励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专门出台了军人保险法，从法律层面对军人的权益予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出台了相关保障军人权益的文件，但系统性、操作性和实效性不强，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牺牲奉献积极性的发挥。前不久出台的《军人保险法》从筹划到颁布，历时12个年头，是相关部门经过慎重考虑、借鉴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军情，权衡决策的结果；是党和国家从战略层面着眼，从军人个体利益着手，实现军人保障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未来发展衔接，与任务需要适应，进而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水平服务的战略性举措。

与此前出台的相关军人权益保障条例相比，这部法律既充分考虑了军人职业特点，又与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为维护军人保险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它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军人保险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专门就军人生活待遇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它既为国家和军队职能部门保障军人权益提供了具体遵循，又为军人个体主张权益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军人权益的后续保障做了详细规定，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很强的操作性，有效解决了推诿、扯皮问题。

过去军人作为个体主张权益时，由于制度缺失，法规不健全，导致维权过程困难重重，效果欠佳，流血、流汗又流泪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今，新出台的《军人保险法》在全社会营造保障军人权益氛围的同时，还明确了执行及监管机构，军人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主张个人权益时，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国家层面的资源支持和法律保障，维权力度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军人保险法》实现了军人权益保障内容的全面覆盖和变更过程的无缝连接，更接地气，给军人带来的实惠无论在幅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明显增多。

相比较而言，它给基层官兵带来的实惠更多。基层官兵服役期限较短，很难在部队得到终身保障；基层部队地处偏远地带，家属就业比较困难，对失业保险需求更为迫切；基层官兵执行任务较多，危险性随之增多。以前的相关政策已经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些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由于制度缺失，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干扰了部队的正常工作。《军人保险法》的实施明确保障了广大官兵的利益。

此前出台的军人权益相关保障制度由于比较笼统，指向性和操作性不强，军地衔接性更差，导致部队尤其是基层部队操作起来随意性较大，出现了同伤不同赔、到地方后无人负责等问题，致使部队滞留人员增多。《军人保险法》的出台，使相关各方有了共同的遵循、明确的职责，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只讲需求，而没有充分考虑到相关单位的执行能力，导致军人的权益迟迟得不到落实。而如今《军人保险法》规定依托国家资金对军人实施保险。与过去相比，这次既提出了需求，又提供了资源，大大增强了实现的可能性。对于军队、地方职能部门和个人而言，都清楚该怎么办，权责明确，可操作性强。

另外，《军人保险法》在保护官兵利益上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官兵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不仅让当事官兵伤心，也让其他官兵寒心，同时也让想参军的青年难下决心。这种效应使官兵士气、削弱国防动员潜力，降低部队吸引力和凝聚力，从根本上影响部队战斗力。

《军人保险法》的实施不仅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军人的保险利益，而且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军人的保险利益，使军人的权益保障有了正规的渠道和强有力的手段，无疑为正在服役的军人、退役的军人或准备加入军队的青年及其家属吃了一颗定心丸，保障措施明显得力。

《军人保险法》的颁布和实施从法律上对军人伤亡保障、退役养军保险和医疗保障，随军就业军人配偶保障等问题作出规定，从根本上减轻了军人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军人个人人生的可持续发展。既激发了军人的尽职尽责激情，又让军人在战场之外活得更有尊严，对于提高我军官兵爱国奉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把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履行使命上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根本上来讲，《军人保险法》的实施，将充分调动战斗力生成中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军人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将增强部队创造力，提高部队凝聚力，提升部队战斗力，扩大部队吸引力，进而对推动国防和军队整体建设水平提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作者单位：总参某部)

专家视点

鸽派与鹰派 服务美国利益的“两套牌”

康永升

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路线，政策分析师们常常把美国的决策层分为鹰派与鸽派。其实，从美国历史来看，除了鹰派对海外用兵具有明显偏好外，鸽派虽然相对温和，但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底线，而“鹰鸽联合”使得战争在服务其国家利益方面更灵活。

鹰派，维护国家利益难堪大任

在美国，所谓鹰派，指的是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或行动解决国际争端的人士、团体或势力，通常被新闻界指代政府内阁或议会中主张使用武力的“强硬派”。

鹰派一词是地道的美国货。美国立国后，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为防止这个新兴国家崛起，挑战其霸权地位，把美国列为头号对手，不断制造麻烦干扰破坏其发展。1810年，一批建国后出生的新青年当选为第12届国会议员。他们一方面极端愤恨欧洲列强的霸道行径，另一方面对政府依赖外交手段解决麻烦的政策心存不满，要求政府以强硬的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这批“愤青”议员言行狂放、激进好战，被称为“战争之鹰”，又称鹰派。

历史上，鹰派在美国政坛几度起伏，但从未绝迹。12届国会之后，在历届政府和国会都会看到鹰派的身影。鹰派之所以长期在美国政坛占有一定市场，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美国是一个鹰崇拜的国家，美国的国鸟是北美特有的一种鹰——白头海雕，美国国旗、三军标识都会有鹰的图影。与鸽派相比，鹰派因其在国家安全和利益问题上立场鲜明、态度强硬，极易取悦民众，赢得支持。而鹰派倚重军事力量一锤定音

解决问题的作风，更与美国国民十分推崇的“硬汉文化”十分吻合。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美国总统鹰派形象的政治效用体现在：能够消除人们对其个性软弱的怀疑，树立坚忍不拔、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据统计，1987年，美国突袭利比亚使里根政府的支持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1993年，美国用巡航导弹攻击伊拉克使克林顿的支持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

除了社会文化外，美国经济发展也需要鹰派。在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一畸形的政治结构已成为孳生鹰派的温床。通过战争竞争，商场与战场融为一体，企业不但能够在战场上获得商场无法争得到的订单，还能借助战争干扰全球经济秩序，破坏竞争者经济发展环境。有资料显示，作为衡量美国经济的晴雨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阿富汗战争爆发6个月后，上升了17.9%；在伊拉克战争爆发6个月后，上升了25.6%。所以，伊拉克战争初战告捷后，人们不但认为这是鹰派的胜利，而且还是美国石油大亨的胜利。

国家利益是战争决策的重要动力。鹰派虽以国家利益捍卫者自称，但因其追求的是一种速效的、眼前的利益，战争暂时也许会为国家或某些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但从长远看，鹰派单纯运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利益的作法，不但是一种“军事冒险”，更有可能对国家根本利益造成损害。

小布什政府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鹰派色彩最浓的政府，其鹰派领军人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经常引用芝加哥黑帮老大的一句口头禅阐述其政策立场：“道理再多，也不如带把枪有用。”

对于由鹰派主导的美国政府，埃及前外交部长梅尔私下认为：“这种政府内部

有太多的空想家、纸上谈兵者和武断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对抗的逻辑，而且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有理。这个国家过于信赖自己的权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不能分辨出什么是自己的真正利益。”

正因如此，鹰派政策往往不但不会给美国带来持久和平和长远利益，反而使国家屡陷战争危机。

鸽派，并非和平天使

与鹰派对战争的狂热相比，美国的鸽派主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对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持谨慎态度。新闻界常用“鸽派”指代政府内阁或议会中的“温和派”。

“鸽派”称谓来源于《圣经》故事，与橄榄枝同为和平的象征。就本质而言，鸽派与美国主流的“硬汉文化”几乎格格不入。通常情况下，只有在鹰派使国家陷入危机或国家实力下降的情况下，鸽派才会以救火队的形式获得领导权。一旦获得权力，鸽派也不得不重新塑造其政策立场。

越南战争的决策者约翰逊竞选总统时，把对手称为战争贩子，毫无鹰派迹象，但就任总统后却判若两人。他指示白宫首席新闻秘书，一定要把自己描绘成“得克萨斯州的大块头”，要高声喊话，要勇敢坚定。

在美国，鸽派为了适应国内主流文化的需要，努力塑造自己看起来像鹰派一样“尚武”的形象。不同之处在于，鸽派虽然尚武但不好战，它们在运用军事力量时更加强调理性。

美国职业外交官、冷战期间美国遏制政策的正式发起人——乔治·凯南是典型的鸽派人物。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越南战争爆发

后，他又是反对越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历史学家认为，乔治·凯南绝不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之所以不赞成美军进入越南，绝非坚信和平谈判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利益根本就不值得美国劳民伤财。

在“屁股决定脑袋”的官僚文化中，军队作为战争工具常常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鹰派”。实际上并不然，美国的鸽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主管外交与谈判事务的外事部门。

与毫无战争经历的文职官员相比，军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更加明白“慎战”的道理，更会选择鸽派的政策立场。美国社会学家亨廷顿认为，在战争问题上，美国军人的典型心态是：“他们虽然愿意为战争做准备，但却不愿意发动战争。”因此，当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倾向于使用武力时，职业军人总会对战流露出一定的反对态度。

美国四星上将鲍威尔两次参加越南战争，对战争的残酷性具有切肤之痛。战后，他无论是担任参联会主席，还是国务卿，在海外用兵问题上都持相对谨慎的鸽派立场。

对此，战略专家李际均中将认为：“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新一届白宫班子里的高官，不像鲍威尔那样懂得兵凶战危，他们深受美国高傲自大的传统的影响，容易因行使武力的过度自信而失去对目标和手段的理性选择。”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局看，问题果然被其言中。

鹰鸽一体，最有效的政策路线

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的两政策路线的提倡者，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只是因为各自